

以愛換愛的 圓滿



◆ 文 / 施明蕙 花蓮慈濟醫院器官勸募暨移植中心協調護理師

一九九四年九月，美國格林夫婦一家四口到的義大利旅遊，遇搶匪開槍誤傷了七歲兒子尼古拉斯，送醫後被宣布腦死。格林夫婦毅然決定捐贈可用的器官，拯救了七位義大利青少年。這個善行在全世界掀起一股風潮，被稱之為「尼古拉斯效應」，格林先生也寫下這個故事出版成書。

二〇〇一年，慈濟器官移植小組成立時，我輾轉閱讀到這本《尼古拉斯的禮物——七歲小孩遺愛人間的真實故事》，還掃描了這本書的封面，放大裱褙成海報掛在辦公室中，成為我們單位的精神象徵。

從隻身到團隊 助重生續慧命

我的護理生涯開端，要追溯到國中畢業後，當時我聽從了父母的建議參加五專聯招，然後選填志願進入慈濟護專（現「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開始。畢業後，就順理成章的走入臨床。結婚後，家人希望我轉調正常班別。二〇〇一年就申請轉調到當時初成立的器官移植小組，從此展開了生命中的殊勝因緣。一

轉眼，護理生涯進入堂堂第二十年，擔任協調護理師也已經十四年了。

其實，從擔任外科加護病房的專科助理護理師，到轉任器官移植小組的協調護理師，工作內容真是大不相同。

在我之前，雖然有過幾位學姊協助器捐流程與移植的聯繫及護理，但她們都是兼差性質，偶一為之。而我是唯一、也是第一位「專任」的器官移植小組「組員」。而這小組也只有二個成員，另一位就是主任，李明哲醫師。

從團體單位轉到一人單位，所有的事情都得自己做，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當初是哪來的勇氣與衝勁「轉行」。器官捐贈移植協調護理師，顧名思義就是協調處理有關器官捐贈與移植的所有事務，沒有個案時，一個人是綽綽有餘，然而事件發生時真的是苦不堪言。

從頭學起 家人護持

記得轉任後的兩個月，碰到了我的第一例器官捐贈個案，在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單位，我只好硬著頭皮打電話請教臺大醫院的移植協調護理師。從

捐贈病患的抽血檢驗項目、腦死判定的聯繫、器官分配及院外醫療團隊的聯絡等，不管是臨床醫療或行政流程都全部包辦，結束捐贈者的手術後，馬上投入受贈端的照護（肝臟、腎臟移植病患），從安排入院程序、住院期間的衛教指導到出院的門診個案追蹤等。雖然一路走來忙碌辛苦，但看著「遺愛」人間的捐贈菩薩，將慧命「移愛」到受贈者身上，讓原本無用的軀體轉而化為大用，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

二〇〇三年初休產假時，加護病房有位車禍意外的病患瀕臨腦死狀態，其家屬同意器官捐贈，主任打電話給我，

希望徵得家人同意前來醫院協助後續流程。媽媽當時聽到這通電話，馬上告訴我：「孩子我來顧，妳穿暖和一一點，這是救人的事，趕緊去吧！」於是我頭戴毛帽、身穿大衣帶著月子餐，急忙由先生送來醫院，幸運的是整個器官捐贈流程圓滿順利的完成。而這難得的月子出勤經驗，也成為我人生中難忘的回憶。而除了坐月子期間，不管是逢年過節或是三更半夜，只要有需要出動，家人與孩子都全力護持，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完成捐贈者與其家屬的心願。

一年一年過去，器官移植小組現已改制為器官勸募暨移植中心，也多了幾位



器官移植小組的成員總是隨時待命，即使假日、夜間也是一通電話就趕到醫院處理。圖為花蓮慈院社工黃靖玲（左一）、協調護理師周桂君（左二）、施明蕙（右二）、志工蘇足師姊（右）與該日負責腦死判定的神經外科陳新源主任（中）。攝影／劉明總

好夥伴。在從事協調護理師的生涯中，我與團隊成員一起服務了超過六十位器官捐贈者，在每一次陪伴的過程，不僅觸動家屬的心，更撼動著每一位團隊成員的心。

隨叩隨到 有溫度的工作者

家屬對於親人遭逢意外的當下，悲慟不已又慌亂無措，許多未知的狀況更加劇了擔心與無助。此時社工便成為醫護人員與家屬間的溝通橋梁，志工更是發揮潤滑劑的功能，大家都為了成就慧命的使命而盡心努力。團隊中大家各司其職，協調護理師負責聯繫流程與協助醫療照護；社工與家屬建立信任關係、進行家庭評估、提供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以及向家屬解釋相關步驟與接續流程；志工則是用心陪伴與關懷。若問我，從事器官捐贈的工作者應該具備什麼樣特質與條件？我想，因應二十四小時的 on call (隨叩隨到) 制度，當然必須要有耐操、抗壓、夠強的持續力；面對器官捐贈流程與移植病患照護必須具有專業、熱情與責任心；對於所有業務的協調與配合度也要極高；然而最重要的是，要用一顆溫暖的心，做個有溫度的工作者。

回憶起二〇一四年夏天，中心接獲臺東的合作醫院通報，有一位病患的家屬願意為患者做器捐，我立即南下協助評估，感恩合作醫院順利完成二次腦死判定，但由於捐贈大德有 B、C 肝病史，

腎臟的配對過程漫長而艱辛。我的夥伴周桂君協調護理師留守花蓮院區，從下午五點開始進行線上配對，長達三百位受贈者的名單，需要依照順位，一家家移植醫院一一詢問，直到次日凌晨二點半，歷經九個半小時的電話往返聯繫後，才配對到適合的受贈者。我則是半夜留宿臺東，於凌晨四點起床，陪伴趕到臺東的移植團隊進入手術房，並安排回程交通等，期望器官摘取後，能在最短時間內送達移植醫院，順利植入受贈者體內。能見到受贈者健康出院，一家團圓，過程再辛苦都值得！

器官捐贈是一件「以愛換愛」的工作，每一位捐贈者，都有一篇動人的生命故



二〇一二年有機會與全球器官捐贈先趨尼古拉斯的父親格林先生(右)交流，讓施明蕙(左)覺得因緣的不可思議。



花蓮慈院生命之牆的每一片葉面印有歷年來每一位器官捐贈大德的姓名，經過的民眾與同仁得以感念追思。圖為一位捐者家屬將看到後的驚喜心情貼於手機上。

事，不論是團隊中的協調護理師、社工或志工，都在付出關懷捐贈者及家屬的過程中，體會到人生的無常，更警覺要把握當下，發揮良能。我們也會將心比心，同理家屬的立場去設想，並用心陪伴家屬，盡全力圓滿捐贈者的大捨心願，並陪伴家屬走過悲傷，讓亡者靈安、生者心安。

尼古拉斯的陪伴與相遇

二〇一二年九月，美國慈濟人曾慈慧師姊引見格林先生來到花蓮參加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我們得以與格林先生相見，並在辦公室尼古拉斯的海報前共同留影紀念。格林先生當時已經八十三

歲，仍為了宣揚器官捐贈而奔走，他與我們分享，「當你置身在器官捐贈者的墓園中時，請輕輕悼念：『雖然他們闔上了你的雙眼，但卻開啟了你的心靈。』(They close your eyes, but you open mind.)」

雖然醫療同儕有時戲稱器官捐贈工作者為禿鷹，但我卻深刻認為，冥冥之中是捐贈菩薩選中我們，為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完成這件有意義的大事；而我們就像是站在生死兩岸之間的擺渡者，協助圓滿捐贈者的助人心願，讓器官捐贈這份生命的禮物帶給受贈者重生的希望。🌱